

# 罗适：元祐名臣 缙城学祖

罗适，字正之，号赤城，出生于海游马家山(今属三门县)，后移居宁海溪南罗家村。他是北宋时期的良吏，宁海乡贤的典范，被思想家叶适称为“浙学先河”“理学先声”。

罗适家道穷困，从小勤奋好学。传说罗适爱书如命，无钱买书时，就典衣买书。他跟随智贤、禹照二僧求学时，经常燃松脂照明，夜读不倦，博览群书。成年后，他游学四明、关中，结识苏轼、徐中行等名士，学业大进。英宗治平二年(1065)，罗适中进士，从此后便踏入宦海。

罗适还是著名的为民水利专家。他曾在桐城、泗水、济阴、江都、开封等七个地方任官职，为人刚正不阿，廉政爱民。他曾说：“为国爱民，令之职也，纵得罪，何憾！”他经常亲自勘测山川地势，召问老农，审水患之由，谋水利之用，或筑堤、或开渠、或疏浚、或建闸、或造田，致力于以农为本，为民生息。

担任兖州、泗水县令时，罗适看到山东有数万顷荒地，就迁数千户农民到那里开垦。调任江都知县

后，他又主持修大石湖水利工程，筑堤堵塞潮患，疏通浑水，流入渚江，兴修水利工程五十多处，灌溉农田九万多亩。在开封任职时，兼管相度、京西等水利工程。当时京西等地农田沟渠堵塞，杂草丛生，积水难排，无法下种。罗适率领百姓疏通沟渠，引水入淮，改洼田为良田，可灌溉良田数千亩，当年就获得大丰收。当地百姓有句名言：“孰活我命，父母罗令。”

罗适擢升两浙路提点刑狱后，巡行台州、黄岩，新建了周洋、黄望、永丰三闸，沟通水利，使当地农业大丰收。元祐中，罗适对家乡宁海县城南门大溪改造工程十分关心，传檄把大溪从罗家山下的流向改凿到靠近县城的流域，既为民治水、方便生活，又改善环境、提升县城的品位，为今日宁海展示县城美好风光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罗适告老还乡后，政卸肩轻，但对家乡的深情厚谊却未曾稍减，还是殚精竭虑，设法为家乡人民办实事。元符元年(1098)，也就是他六十九岁时，还主

持疏浚宁海县城北河，使之受惠后世，宁海人民至今还歌颂其德。

山东、江都、开封、扬州、宁海五地的百姓，呼罗适为“罗青天”，有镌献“生我黎民”匾额，或绘制图像悬挂膜拜，还建造了生祠，以示永远纪念。江都法华寺内的生祠碑文，系宋代著名诗人秦观所撰，今仍存于扬州。

罗适对家乡宁海所做影响最大的两件事情，一是兴修水利，二是鼓励教育。宁海地处宁、绍、台交汇地区，古代读书人不多，唐代推行科举制度后，未出过进士，五代也仅有督官郑睿和尚书叶裕等少数登仕途者，北宋从周夙始登进士第，到罗适仅第3位进士。从政20多年后，罗适升任两浙提刑，回乡时，他发现宁海仍未见有新登进士者，为鼓励乡民读书，他专门撰写《永乐院碑》(在王爱山岗永乐寺)。从此后，宁海文风顿兴，仅两宋时期，就陆续出了140名进士。到宋末元初，更是人才济济。

为追念罗适创导教育的功绩，

南宋胡三省、舒岳祥等名士合力建了“赤城书堂”，就以罗适的号为堂名，为元明时期宁海读书氛围的形成，开创了良好的先风。追溯宁海成为儒乡之功绩，当首推罗赤城，所以这赤城书堂又称罗公庄，今占地30余亩的书堂旧址墙垣尚完整保存。舒岳祥有《罗赤城先生》诗赞曰：“文起吾乡秀，心知百代宗。名节台山峻，词华淮海雄。”

罗适平生轻钱财、重义节，曾对人 说：“忧人之忧，然后可以乐其乐。”他古稀之年在家乡，一次游览慈云院时，写下了一首内心感怀诗：“七十有余岁，不曾游此山。因寻白云路，深入翠微间。晓涧烟霞合，春岩草木斑。谁灰心地火，占取一身闲。”

罗适清廉为民，英名留人间，被世代推颂。明代大儒方孝孺编纂《洪武宁海县志》，赞评罗适“循声茂绩，为吾宁有宋名家第一”。

(王兴满 整理)

## 问廉清白溪⑨



景宁畚乡

赵安炉 摄

第773期

潘正寿 山景雁

## 道地

袁聪莲

我家住在四合院里。四合院俗称“道地”，四合院正中的空地，镶嵌着鹅卵石，也叫“道地”。从我有记忆起，四合院的南面已经没了阊门，犹如谁家孩子磕门牙，豁了个大口子，缺口的东西边各有一堵不太完整的围墙。

四合院一堂前、两正房，东西横厢连弄堂各五间。四合院的房子，按采光与通风优劣，依次为正房、东西厢房、檐(读“菱”)下、弄堂，我家就住在西弄堂。

道地的鼎盛时期，是在四十年前。整个院子，一间一间，住得铁壁实。家家沾亲带故，各自拖着一群儿女。东厢房有一户三代同堂，家里共有大大小小九个孩子，两对姑妈侄女同龄。

屋小人多，农闲时，吃饭时，自然涌到廊檐下，道地里。

冬日中午，一碗年糕；夏日傍晚，一碗洋芋爿。当家的男人，系着蓝腰的主妇，或坐或蹲，一边吃，一边聊。坐不住的孩子，听到声音，也来赶热闹。女孩子们便挤在一起，叽叽喳喳地夸着自家姆妈的厨艺好，比着谁家的馄饨色泽，或者是谁家的年糕香。男孩子们捧着饭碗，见缝插针“脚踢逃逃”(追追打打的游戏)，惹得大人们不能安心谈天了，谁家的爸爸便大喝一声“小人，屁股坐勿稳，挖里(家里)吃饭切”，孩子们纷纷跑入自家房门，道地里才赢得片刻安宁。

按惯例，廊檐下是私有的，堂前和道地是公共的。闲置时，堂前供正房使用，道地里可临时供有需要的借用。一年四季，廊檐下都放着各家的烧柴，道地里堆着竹树等杂物，晒着各家的衣物。到了年关，道地里杂物都得清理干净，迎接正月的客人。我们在道地里嬉戏，跳绳、踢毽、走高挑、造房子、打乒乓，还有老鹰捉小鸡、老虎抓羊，荷花开，摸瞎眼盲。玩的最多的游戏是大伙儿把自己藏起来，让一个小伙伴来寻找。道地里的草篷、柴堆、脚篓、簸箕、风车，甚至鸡窝，都是极好的屏障。有时候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分成两组，借助柴堆等屏障，挥舞着木制竹制纸制的长枪短枪，外加各类棍棒，玩“打仗”游戏。冲锋在前的都是勇敢的男孩，我们女孩子只是跟班，当然挂了彩，还要挨父母打的也是男孩子。晴朗的冬天，我们顺着太阳的脚步，或搬着椅子，或倚着柴堆，从西厢房的廊檐挪移到东厢房的廊檐，一天就过去了。

鸡们在道地里觅食。但凡道地里长出一棵绿芽，总有一只眼尖的鸡，盯着它，一口一口地啄，先是叶，再是茎，最后是根。有时候，鸡们会在鹅卵石缝间拉出一条蚯蚓或者在垃圾堆里刨出点什么，我们便有观看鸡们争抢食物的好戏：先是几只鸡挤在一起；接着是两只鸡扑棱着翅膀，头颈羽毛因用力而张开；最后是一只鸡独自得食；失去食物的，或高声咒骂，或低声抱怨，或默默走开。

夏季天热，晚饭后，大家拿着蒲扇乘凉，几十号人挤挤一道地。孩子们照例是坐不住，男孩子们爬高爬低，冲冲杀杀，从这个道地追打到另一道地。最胆小的女孩，也敢追着萤火虫的亮光，冲出黑黢黢的阊门，冲到阊门外的桥上。等大人们料理好家务出来，孩子们才慢慢在五花八门的坐具上安顿下来，听大人们讲故事。这坐具，奢侈的有躺椅，常见的是矮凳马，小椅子，也有不讲究的：把小屁股搁在小石头上，或是蹭着柴堆、毛竹、树头就坐的。

为了治孩子疯玩，大人们讲起了《牛郎织女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孟姜女》等民间故事。这一讲两讲，孩子们便爱上了。后来，有几个读过书的大人，便连播起《西游记》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薛刚反唐》《三侠五义》《说岳全传》……渐渐地，凉风起了，有的孩子便在故事声中进入了梦乡，间或还有大人們的呼噜声，故事也就“要紧关头停一停”“且等明天分解”了。大家便两两两三，一个一个，一家一家返回屋里。不管天多闷热，大家恪守“半夜后露天睡容易生病”的祖训，绝不会在道地里睡到天亮。

后来，院子里几十个孩子也渐渐大了。小伙子要结婚，姑娘要出嫁，农民不再单纯地靠山吃山，四合院盛不下年轻人的梦想了。大家纷纷搬进了四合院，更有从这小小的山村迁居出去，去了镇里，去了县城，去了全国各地。

现在四合院里只剩下了三户人

家，常住人口五个。老一代的，只剩我父母，我堂姐。还有一家男主人与我同年，父子俩常年外出打工，母女在道地里居住。

堂姐家的新房子就在四合院外，我家与另一家各自买下邻居的房子，在原址上造了新房子，为生活舒适，新房前都留有利于通风与采光的“小道地”。

于是四合院还是四合院，但老房子、新房子参差交错。

道地还在，依然方方整整。只是不见了欢悦的小小的人影儿，不闻放肆的嬉闹声，也不见燕子低飞，雀儿欢叫。曾经沸反盈天的四合院，就这样安静下来，静得悄无声息，静得绿草满院。

近年，早已不再养猪的堂姐舍不得浪费那么多的庄稼，在她家边的西围墙搭起了窝棚，养起鸡与鸭，于是母亲开心剩菜剩饭有了去处。有一年，母亲他们在阊门旁种上扫帚草，于是扫帚草就在道地里生生不息了。

后来，有了辣椒、茄子、南瓜……

前几天回家，我跨出自家院门，看到母亲在东围墙边种了一棚丝瓜，爬到了阊门外。阊门旁堂姐新种的枣树已有两米多高，而且结出了枣子。

道地的角角落落，长满了车前草，长满了紫苏，还有迎风摇曳的小菊花，原来是偶尔回家陪父母住几天的我家老二，在春天撒了花籽。她说，我还撒了香菜的种子……

# 奶奶与她的小女儿

胡燕琴

我一岁的时候，奶奶四十多了，我长到五六岁的时候，奶奶五十多了，我二十多岁，奶奶七十岁了。跟奶奶走在一起，旁人总说我是奶奶的小女儿，奶奶也总喜欢旁人这样称呼我是她的小女儿，那时的奶奶一脸的明亮。

奶奶是镇上的老裁缝，做的一手好裁缝。奶奶的小铺光顾的客人很多，生意也是一排铺子中最好的。我是家中的老大，底下三个妹妹，两岁三岁的间隔，挤挤挨挨的四个丫头，奶奶就分担了家中子女的抚养。我从小随奶奶长大，奶奶走到哪我总跟到哪，与奶奶最亲，再加打小少言寡语，与父母的相处总似隔着一堵墙，躲躲闪闪的好似团圆媳妇。奶奶怕我憋屈，就带着我到小镇裁缝铺一起生活。

奶奶的铺子在镇初中的隔壁，临街的一间做门面，靠里的一间铺两张床，烧饭的煤炉、盆盆碗碗的杂物就在通道。那时我读小学三四年级，奶奶铺子活儿多，常常像个陀螺在铺子里裁裁剪剪，我就静静地坐在一旁读书写字，奶奶就会偶尔抬头，一脸宠溺地看着我，晶莹的眼眸闪着星光，总说，我读书好，是为她在争气。自然我心里也是欢喜听到奶奶这样说的。闲暇时间我也帮着奶奶做些铺子里的小活，奶奶也喜欢手把手地教我，现在我能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，也全是奶奶那时教的。有时我放学早，奶奶又忙得腾不出手，我就主动揽了烧晚饭的活。简易的厨房在通道的西头，夏日下午四五点光景太阳最是泼辣，煤炉锅盆均暴晒在热辣辣的阳光里，我也自是裸露在阳光里。煤炉要用细刨花去点燃，再放上煤球，有时火没有燃起来，我得蹲下拿起蒲扇对着风门使劲地扇，待煤球渐渐红起来时，我已呛得眼睛生疼，抹得满脸不知是汗还是泪。做饭用的是钢筋锅，取米淘净放上煤炉，待听到水沸时，我得拿湿布包着锅盖移开一些，水快干时，用湿布包着钢筋锅放在炉边上转，直到听到滋滋的声音。阳光里，濡湿的头发黏粘着前额，我甩甩汗，对着奶奶嚷嚷着：“阿奶，饭好了。”头埋在缝纫机前的奶奶，抬头回过身，眯着笑眼看着我，是满眼的阳光。

其间奶奶的裁缝铺腾挪过几个地方，但不管搬到哪里，奶奶总带着我。就这样跟着奶奶一起生活，到考取师范，奶奶很开心也自是很满足，说我是替她争气吃上了国家饭拿上了铁饭碗。三年的师范奶奶出的学费，是一针一线的辛苦钿，三年师范的穿着，是奶奶做的她认为最新潮的衣服，奶奶一直惦记着我牵挂我长大。师

范毕业分配那一年，我分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越溪下湾小学，是奶奶扛着行李搭车送我去的。原先的越溪小学建在半山坡上，我和奶奶得先去中心校报到，再下到完小下湾小学。车直接开不到小学门口，只能在就近的路口下车，大包小包地扛上去。奶奶笨重的行李挎在肩上，提在手里，硬是要我拿轻的，怕我会累着。奶奶走在前头，怕我追她似的加快步子，走得快步伐就有些踉跄，我知道奶奶是不肯把重的行李给我的，就像她常唠叨的只要她活着一天，便不肯委屈我一天。爬坡到越溪小学报到签名后，听说我们要到下湾小学去，下湾小学的应校长恰好也在，三十好几的应校长爽朗率真，热情地接住奶奶肩上的行李，用他洪亮的嗓门与奶奶攀谈起来：

“婶，你好福气，送小女儿来上班啊！”

“哪里，我是她奶奶。”奶奶笑了，褶皱里满是笑意。

“什么，这么年轻的奶奶，婶，我还以为是你小女儿呢！”

奶奶回头，仰头看着我，从她的眉毛、眼睛、嘴唇到两颊，笑意激溢。我知道她听到别人说我是她的小女儿，笑已涌进了她的心窝里，柔和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

越溪呆了一年后，第二年便回去黄坛老家任教，一教就是十年。其间结婚生子，都是奶奶一手在操劳。儿子乘乘的到来，更是忙煞了奶奶，奶奶那时已是古稀的年龄，身体还硬朗。儿子的穿着、三餐都是奶奶在忙乎。奶奶爱她宝贝的小女儿，自然也疼她的儿子。天晴的黄昏，夕阳柔和，暖暖的光线斜斜地映在地上，在院子里总能看到一老一小欢畅的身影，老的拿着碗，用小瓢羹轻轻地敲着碗沿，叮叮叮地响，小的在前头跑，嘴里还含着饭，鼓鼓囊囊的，时不时回头调皮一笑。老的紧追着小的喘气，看着小的圆滚滚肉嘟嘟的背影，浅浅地笑着，如一抹夕阳的柔光从她的嘴角漾开去。

日子轻轻浅浅地过着。那年我四十五岁，奶奶九十一。那年奶奶爬上凳子去够换季的棉被，意外摔倒，股关节裂开，动过手术后没几个月就走了。那年永远在原地等我的那个人——我的奶奶永远远远地离开了她疼爱的小女儿。今年我四十七，奶奶若还活着就九十三了，离开我整整两年了，你的小女儿很想你，不知奶奶在那边可否安好。

窗外阳光很好，望着泼辣辣的阳光，光斑闪烁，恍惚间满眼阳光的奶奶正笑盈盈地朝我走来——仿佛是在眼前了。

## 扞鱼记

由一兵

我的家乡在峡山，60年代称峡山岙。整个村落四面都是咸水，海潮流向东海。村边小山低矮如带，砖石墙瓦顶房，道地一个个紧挨，中间一条石板路贯穿前山外岙。千户人家一半临海滩，一半倚着小山。涨潮时，浪花拍打着临海屋边的外墙，涛声如乐曲。八月十六大潮汛，海水淹进低洼房屋。靠海边老祠堂的学校，底层一、二年级的教室也进水了，学校宣布停课，孩子们淌着水回家。靠山边的道地大都挖有水井，有的道地中堂里外拥有两口水井。每逢夏季大旱天气，井水枯干，家家配置的水缸亦缸底朝天，可谓惜水如油。人们摇着舢板船去5里之外的黄石岙、对港大佳何村取水。独特的村落，决定了祖辈几代以出海扞鱼为生。

全村基本姓尤，先祖写尤字省略了那个点，把尤写成尢。传说寓意老鼠偷油，对家族发展不利。渔民信奉佛教，又在风口浪尖作业，便有了更多的忌讳：渔船停靠在海滩边，妇女不能私自踏上跳板进入船头；男人背着渔网上船，边走边高喊“网来了、网来了”。妇女听到喊声，立即躲进墙弄里避让，不得

与渔网碰面。每逢渔汛即将到来，老大选择吉利的出海日子，带领船员抬着鸡、羊、猪头、老酒等丰厚的供品来到村北外岙庙，跪拜佛祖祈祷；求出海大吉利、求全船人身安康、求扞鱼获得高产。

50年代，峡山岙大都以各户近洋落海为主，有些还会雇几个下手，从事木帆船划流网、跑运输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，县、区、工作组下村，动员渔民建立互助组。有船的出船，有网的出网，无船无网的出劳力，以互助的方式开展渔业生产。那时只有小吨位的独帆木船，自愿搭配5至7人一组，用苎麻线织的渔网，经蒸烤上色后，在咸水中不易腐烂，以此划流网作业。

春、夏两季，流网船出海，到象山港白石岛东至西湾、鄞县姜山一带近洋扞鳓鱼、川乌鱼、网鲛鱼，也有鲳鱼、白蟹等时令海鲜。象山港洋面小资源有限，大家就三五成群驶到大目洋、九山洋等洋面扞鱼。那时候，三抱咸鳓鱼、咸呛蟹、偏跳鲞名声雀起，誉满沪、杭、甬和宁海城乡。峡山人家家缸里都有咸鳓鱼、咸包蟹、咸蟹酱。

(连载一)